# 油棕叶尖上的血

## 当世界渴求油脂：绿色扩张时代的一份记录

四分之一个世纪前，当欧洲被战争的冰雪笼罩，石油价格如永不满足的蛇般攀升，群岛上数千名妇女的命运，就被抵押给了一种带刺的树。那是超级大国竞逐影响力的年代，马六甲海峡的油轮船队成为世界经济的动脉；来自热带土地的“液体黄金”——棕榈油——则取代那些因遥远国度政治风暴而供应受阻的大豆油与其他植物油，成为市场宠儿。

当时，印度尼西亚摆脱殖民枷锁、赢得独立不过数十年，便向投资者敞开大门。苏门答腊与加里曼丹的森林遭到大肆砍伐，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绿色油棕海洋，如列队等待号令的帝国军队。拥有外资和权力中枢关系的大企业，获得了面积堪比爪哇诸侯领地的土地特许经营权。

他们从混乱的地缘政治中获益。乌克兰战争扰乱葵花籽油供应，拉丁美洲干旱破坏大豆收成，世界对食用油、生物燃料与油脂化学品的需求却从未减少。纸面上，油棕是救世主。外汇源源流入国库，官员讲话中反复提及数以千兆印尼盾计的金额。这种商品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.5%，据称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多达900万人。

然而，正如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所说：“Quidquid luce videt, tenebris absconditur”——光中可见的，也隐藏于黑暗之中。

## 宽阔叶片下的阴暗图景

翻阅国家人权委员会（Komnas HAM）的报告档案，以及不同非政府组织2024与2025年的调查资料，便会看见种植园劳动者命运的阴暗图景。2024年，Komnas HAM共收到44宗涉及商业实体的投诉，其中6宗涉及劳动问题，21宗涉及土地冲突。

在西加里曼丹，对六家油棕种植园企业的调查揭露了令人痛心的现实：约一千名受评估工人中，约800人遭遇严重权利侵害。劳动合同不明确、缺少医疗保障、职业安全与健康（K3）标准低下、没有社会保障，成了他们每天不得不吞下的苦果。

当地一位工会干部曾苦涩地说：“五家企业中，有三家在被警告后愿意改善工人处境。但另外两家——一家在Ketapang县，一家在Sanggau县——即使被政府传唤并警告，仍置之不理。”

由此，我们开始看见最脆弱的面孔：妇女。每天运往工厂的堆堆鲜果串背后，她们才是真正的支柱。

## 暮色中的妇女故事

西加里曼丹绿色油棕种植园绵延320万公顷，约占全省面积22%。超过50万人依靠种植园维生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临时日工（BHL）身份劳动的妇女。

临时日工身份，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束缚。她们像正式工一样早出晚归，施用600至1,200公斤肥料、喷洒药剂，甚至采收重达数十公斤的果串。但在文件上，她们并非长期雇员。结果，节日津贴、养老保障，乃至经期假和产假等法定权利，都成了遥不可及的睡前故事。

西加里曼丹油棕种植园工会联合会主席Yublina，一再为她们发声：

> “油棕种植园里，仍有妇女因为临时日工身份，得不到经期假和产假，即使已经工作超过五年。工资有时也不平等。同样繁重的工作，拿到的工资却不同。男性有津贴，女性没有，尤其是辅助女工。”

她们还承担双重负担。从种植园回家后，仍须做孩子的母亲、丈夫的妻子，照管整个家庭。身体几乎从未真正休息。在医疗设施有限、甚至常常无法服务妇女的情况下，生活重压不断堆积。

更令人心酸的，是Ketapang县67岁的Fatimah。她在PT Aditya Agroindo工作13年，却仍是临时日工。身体瘦弱，步履缓慢，但每天依然穿行于油棕园中。

她因病请求离职时，企业没有理会。她从未获得BPJS医疗保障，每次咳嗽或发烧，都得自己掏钱。她与丈夫住的，只是一间铁皮屋顶的小屋。本应在含饴弄孙与祈祷中度过的晚年，她仍须扛起生存重担，因为国家和企业无视宪法赋予的责任。

> “Fatimah的遭遇，只是无数油棕种植园女工案例之一。这不只是用工身份问题，而是人性问题。”

## 在血液中蔓延的毒

还有一种无声威胁，缓慢侵入她们的身体。种植园里的妇女与化学品、农药、除草剂和合成肥料搏斗。缺乏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，毒物便从皮肤毛孔进入，或被吸入肺中。

研究表明，长期接触可能导致皮肤刺激、生殖障碍、不孕，甚至癌症。这些情况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现场。然而，当劳动者报告职业病，企业往往辩称疾病早已存在，或以其只是临时日工为由拒绝承担责任。

## 国家在哪里？

于是，我们追问：监督在哪里？那些年年接收报告、举办政策宣讲的官员，又在哪里？

纸面上，政府确实并非毫无行动。2025年第33号农业部长条例规定可持续棕榈油认证（ISPO），以36项劳动指标约束企业，包括性别平等与禁止童工。种植园主管部门也有项目，将收益分成资金用于社会保障。

然而，现实与规则之间的距离，犹如深渊。某县劳动部门负责人或许会说，辖区没有针对妇女的暴力投诉。但没有投诉，不代表没有发生。女工往往不敢举报，害怕被解雇、被威胁、遭到压制性报复，甚至最终被刑事化。分析简单却苦涩：忽视之所以持续，是因为女工，尤其临时日工，缺乏议价能力。在企业账本中，她们几乎不可见。

企业利用监管漏洞，一个人可以连续13年以临时日工身份劳动，既未转正，也无医疗及退休保障。这显然违反1945年宪法及2003年第13号劳动法所要求的公正与法律确定性原则。

企业享受巨额利润。即使疫情期间，油棕生产也向国库贡献约250万亿印尼盾；2024年，估计又贡献约88万亿印尼盾。然而，惊人数字背后，是因肥料而双手瘙痒、因负重而腰背疼痛、因孩子生病却无钱就医而心碎的妇女。

> “既然已被认定为战略性行业，工人却仍得不到保护，这真是讽刺。如今，油棕种植园

> 劳动者仍被当成奴隶对待。”一位劳工活动人士说。

## 不可熄灭的声音

在加里曼丹烈日之下，在永不停歇结出果实的油棕树列之间，这些妇女继续劳作。她们是母亲、妻子，是家庭支柱，也是推动国家经济的巨大机器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她们的身体成为最后一道边界，不断遭化学毒物、不公工资、不确定的用工身份，以及半闭双眼的国家所侵犯。

> “我们不仅是油棕种植园里的工人。我们是母亲、耕作者、土地的守护者、语言的守护者、生命的守护者，也是未来世代的守护者。”

因此，如果我们要书写国家进步的故事，请别忘记为她们的抗争留出专门一章：那些油棕叶尖上的妇女，血与汗无名地流淌，却成为维系我们所有人生命的脉搏。

Teraju Indonesia倡导与宣传团队

阅读全文